

7

T 3150/0413.8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7 1940

文水縣志卷十

藝文志中

三韓傳

星

編次

傳星曰世之言者曰文章曰經濟夫文章經濟
豈有二乎賈生治安武侯出師子美詩史杜牧
罪言彼豈書生之言哉故有經濟者必有文章
有文章者必有經濟能文章而無經濟則其文
章必非真文章也文章之真者其氣寬以厚其
論深以遠其辭寔而華文邑之詩文前志甚多
今稍汰之觀其言可以知其人矣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記

勅賜崇勝禪院

夫真妄同源凡聖不二而智達萬法畢竟皆空真迷者執四大以爲實覩參羅而爲有憂河潰地而奔雷戒山極天而峻拔貪着取捨作爲黑業生死往返周流六趣悠悠大夢不見其覺於是有天人師出現于世界啓惠日而昏闇開朗灑甘露而煩惱清涼浩浩迷萬導之覺路其密傳心印者唯頭陀大迦業西國相傳總二十八祖至達摩多羅來化東土傳法六祖

能之入室懷讓禪師居于衡山觀音臺世號觀音和尚觀音傳于惠珂惠珂傳于惠照貫自許何人也初母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爲兒戲行必宜視坐卽跏趺商之緇徒見皆歎曰此無上法器速令出家紹隆三寶後聞桃花洞惠珂禪門之上首特詣瞻禮惠珂一見異之笑而言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惠照於是五體投地跪而啓曰至如三乘空粗家惠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伏願能認爲我開示惠珂曰只汝所不了心卽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卽是

迷若了卽是悟迷卽是衆生悟卽是佛道不離衆生
別更有佛亦犹手作拳拳作手也惠照言下豁狀大
悟涕淚悲泣白惠珂言本將爲佛道長遠勤若曠劫
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目具足一切萬法
存心化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惠珂曰如是如是一
切心性不生不滅諸法本自空寂是故經云諸法說
本來常自寂滅相畢竟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爲座此
卽諸佛如來住無所住處義如是知卽是住空寂舍
坐法空坐舉足下足不離導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

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惠照旣傳心印卽凡
登聖知造石所不極化城佛法現前餘念頓斷旣而
南詣惠溪禮祖塔信愛啓父母依止于五臺竹林寺
志本禪師虔授以金剛法華經尋及匡廬天台及諸
名山遍尋聖蹟漸行至于文陽崇勝禪院安住僧衆
精舍惠照請住謂其弟子曰吾自至于此不復有遊
方之意豈吾緣在此耶於是撞鐘告衆作獅子吼天
兩法雨垂二十季并汾之人悉皆嚮化中夜惠照喟
狀歎曰告弟子惠帝行動虔繼曰汝等見聞知覺之

性與太虛同等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
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或爲境或流轉不家汝等
象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彼如金剛不可破壞
一切諸法如應如響無自實是故經云有一本常實餘
二卽非真常了一切法空无一物情是諸佛同用心
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踟躕忒忒歸寂嗚呼可謂了
生死得自本者也然齡六十二齋臘四十二道俗號
慕如喪考妣乃具香花幢幡遍身于城西蘭若積
香薪而行乃有慶雲白雲五色祥雲宣異香西來馥

郁氛氲合境士庶咸皆聞知新盡火滅其利羅燦若
珠王弟子惠情行勤虔縱我幽朋素元庾 泰等泣
而收之殮以金棺今有火師苗宗廣進諸方邑衆乃
前郢匠修木爲塔以天聖三年十月日安葬於蘭若
之庭予爲惠照火師僑化之歲勒于貞石乃爲銘曰

三界大夢四十纏長夜先覺惻哀 降虛興化

文字之外 心五別 如火易夜 抗蟬脫殼

色身不醫 獨全知覺 惟此知覺 實爲法身

曰自迦葉 迄乎惠能 爰及吳師 世傳心燈

明明不絕 傳之後學 法力皆空 色身如雲
寂寂空淨 皎然甚真 厥真伊何 永永不泯

康定元年五月初七日立

善治坊西街文廟碑記

唐吳道子畫孔子爲魯司寇時像二本乘車而群弟子從者謂之圖立而顏淵傳者謂之小影司門郎中王伯瑜傳小影于私源孔氏蓋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蒙之府藏也傳于棣州摹石於學中世人盡宣聖往往訛謬不考信此小影與今 朝廷詔

其家獻秘閣者乃此本也是知無妄矣其石後有東武趙挺之所題聖人旣不得而親見之矣今誦其書考其行事而又刻其衣冠與夫儼然盛德之容日夜想像而潛心焉時承乏高平邑人興建學校患無真容以爲憂棣州教授袁百之偶以此寄上下悅合之若符狀乃示工者法以像之別摹于石以安廟壁庶傳無窮也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議郎權知澤州高平縣事兼兵馬都監飛騎尉賜緋魚袋張特記書并立石

據石所誌此孔顏真空也儀惡乎得此像哉貢生杜之美爲高平論儀以厥壻隨任忽見廟壁有遺像焉撫狀思之聖賢往矣今得此真空不宛如覲面乎因而命匠墨刊施里鑄石于文陽學中以俟同志者之瞻仰云崇七年正月上旬儒學訓導嚴一誠誌

文水龍堂記

金醋務
都監

石爲楷

文陽之邑古號平陵在春秋則本祁氏之田當炎漢則迺大陵之縣至隋開皇更爲文水蓋西谷之水其水多文因以爲名焉地貫七鄉民踰萬戶土膏氣秀

財豐俗淳西山橫列而壯其形勢東汾環流而爲之襟帶風物繁華英豪間出製此美錦無非匠才是以朝廷命耶律公宰之豈意驕陽肆虐其澤不霑歷禱名祠弗獲靈應公曰文谷之河出於名山豈無神龍主之吾將禱焉迺率寮屬吏民至河之濱陳牲酬酒而祭之曰今旱旣太甚人不聊生如縣令泣事不法臨官不職神降之咎無辭焉且邦民何辜耶况鬼依人而行禱於神而神不聽其將疇依請三日爲期如能霈澤當時設像以答神休其或不狀是神無靈於

人矣不三日雲蒸於文谷之源微風扇而條不鳴輕雷動而雨迺作若遠若近既霑既足重生草木之華竚見豐登之慶於是百姓懽忻一辭播美因建廟貌用報靈恩卜地於文谷之口開基於西山之阿芟茅啓土偶見舊址長廣縱橫黠符所料獲金渡古錢數十形模差大篆文不一異哉徵應有如是焉將以爲垣患乎闕塹忽雷震崖崩石皆碎烈楞角方正如出範模墉壁旣完靡有餘者其神力所助昭朕可知矣弗敢馨鼓不日告成廟宇一新繪塑克訖儼如在之

貌嚴可畏之威厥後百里四方有所祈求靡不獲應嗚呼非公精誠致祭何以動神之靈德耶非神應期錫雨何以表公之善政耶宜乎福蔭生民血食萬世不絕矣爲措旅食隣封竊聽輿議輒紀其實垂之將來俾後賢知至誠感神不誣矣

重修廟學記

翰林待制奉議大夫
兼國史院編修官

郝忠恕

至正十四年春三月文水縣尹許君重修宣聖廟學成主簿王鳳典史劉居敬教諭田立本等同抵卦陽請紀其績將刻諸石以爲修廟學記予惟

文教之重不敢固辭欣狀諾之主簿等重以書來督
備陳所以繕修之由曰文水縣宮自延祐四年丁巳
之修建今蓋三十有八年矣壁穿瓦解風雨歸狀新
令尹以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至則慨狀捐俸倡爲興
修鳳等暨尉諸史莫敢不協力贊畫邑之士民莫不
闐懾經營勸相奔走承事月再望而功畢自殿而廊
廡階庭自堂而齋序井灶通門外屏星明戟幽神位
像設冕服有章作繪闕嚴馮負致美規制一新越軼
舊貫蓋勞於創造而大於興繼也於是選生徒就學
以復其家常不征月給筆札於貧者朔望則率諸吏
告祝進諸生於冠集堂以肄講焉此尹之首政學校
之大端也至於獎農均賦理民務方設施而行之邑
之士民礪石待志猶是也於念茲敢請予卽受言載
之於篇而復命曰凡爲治者曷嘗不急文化而敢後
乎文教哉由伏羲氏造書契以降列聖相承至孔子
狀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狀始備其論道之大實
原於天命之性而行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
文則易書詩禮春秋之籍也學者必讀其書窮其理

考其世由其道狀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之庶幾自士
而進之聖賢之城用則兼善以及人不用則淑諸身
而止此聖人之澤也聖朝有天下由京師達於群縣
皆崇嚴廟貌而尊崇祀之制度禮樂一出於儒術每
詔下必及農桑學校者蓋將衣食斯民使之不饑不
寒而遜於五品也今諸君之所以見命者豈惟將記
繕修之工役而已蓋亦將講明設教爲學之方耳請
爲諸君言教言學古之教法始於家閭左右之師曰
坐習熟之也其上則有庠有序則又加詳焉由是而

進於學故曰國有學學大人之學也蘇軾氏曰古之
爲學者四其大者取士論政其小者絃誦也取士論政
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論政猶無學也必欲復古學
斯豈有司之所得爲哉幸而邑有賢尹能承宣德意
俾士之肄業德無違親去家而失其爲學之本况尹
之治美屬耳乃能知所先務急修學以敦本爲已任
信乎爲可書也子游子賤無多事功可考而皆以絃
歌著稱邑豈可無賢尹之澤哉學者亦盍觀夫此繕
修之事而自勵自修之乎夫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

聖人示人爲學之大經大法也宮室可修而新至於
美矣獨明德新民不可修而至於室善矣乎今之棟
宇異乎昔之棟宇矣傾者正之圮者起之弊者易之
缺者補之煥焉以新非所以修之力耶吾之爲學亦
當如是益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萬善咸稱其私欲之
汨邪說之誣不學則日趨於惡聞猶善之棟宇也苟
能一日自克一念知悔欲去而理明善彰而惡泯猶
今之棟宇也至於忠信以進德修辭以居業亦猶壁
牖立而塗暨茨撲斲陳而丹雘飭也蓋繕修之事而

爲學之理具焉孰知此非賢尹之府望於諸君子之
與士民者乎以是爲政其於化民也何有尹名繼誠
字仲實西河縣人也達魯花木拜主簿王鳳字雲翼
縣尉張圮字叔瞻典史劉居敬字行簡教諭田立本
字道源其比及邑之士民各氏悉載之碑陰

重修儒學記

工部張頤 楊州

文水縣乃太原府屬邑也成化二十一年夏劉侯偉
來知縣事以故事謁廟見大成殿傾圮兩廡并齋堂
館舍亦弊且規模狹隘不足以安神靈棲息

士子乃慨然曰學校者風化之原也今廢墜若此非
朝廷興學養賢之意遂與同實謀用羨財屯工徒斥
舊基而擴之撤腐材而新之創大成殿若干楹東西
兩廡若干楹庖湑庫廩亦皆創建金碧輝煥壯偉宏
麗復創櫺星門戟門明倫堂東西齋室并肄業之所
門外復創牌坊三間皆繪以五綵飾以金膏丹漆黝
堊煥然一新墻之四角甃以磚石既堅且久于是文
水之學遂隱然爲一邑偉觀其鄉人士子舉欣欣然
有喜色以爲衣冠之盛事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岐山

米公德見而美之命伐石以記其事始於 治三年
三月工方就於四季九月而侯以德政之美徵入中
臺爲監察御史 治六年冬邢侯懋來知是縣見劉
侯之舉旣成而惕然有感於襄曰美哉劉侯之績奈
何後之人無石以記其事遂謀於教諭于昭及諸士
子恐劉侯之德久而湮沒而邑人無以致後來之恩
也乃以書幣介按察司僉事西蜀伍公性求余記之
余惟自有元失馭海內鼎沸學校蓋嘗廢矣我太祖
高皇帝興學開科之詔一下萬方之士如春旱雨得

其霖皆昂首奮翼而起以爲國家用列聖相承憐憐
以興學育才爲心至今百三十季故賢才之出日新
月盛三代而下莫斯爲盛諸生生逢休明之時又得
賢令祇承德意以振作學校爲第一事諸生可不誦
詩讀書履仁蹈義蓄於內則四端存發於外則五倫
著其出而躋膺仕也大則極彌綸參贊之化看伊傳
而侶周召小則任旬宣化導之責踵卓魯而伍龔黃
其作爲文章推明聖賢之道足以筌鏞治化粉飾皇
猷百世之下人目之曰此皇明養育之效也此賢令

振作之功也此文水所產之英賢也如此則天下無
負不狀豈予所敢知也哉劉侯此文愈讀愈覺其
邢侯字德懋山東濱州人俱以學名於世侯能
於學校廢墜之時而以興學爲事一則克慎其始一
則克成厥終可謂知所先務矣是皆宜書至於有勞
於是役者皆載名姓於碑陰以爲將來勸治十季
歲善丁巳二月二十一日

西平都廣濟渠碑記

竊謂興利莫先舉廢通變廼以宜民自國朝先輩縣

侯戴公謙者鑿泉引水溉田數千頃誌有明徵厥後
漂沫湮沒無存嘉靖七年王公子雄目擊往事慨荒
歉之無備思或憲之當遵於是糾合邑民挑洗廣濟
古渠起水上至文峪河退水下至汾河輪流灌田週
而復始卽豪強者無得崇其利良弱者不得靳其恩
內有南武成公汝金舊縣趙公鼎二都亦各有分上
水俱讓西平使焉貽迄至今王公諱賢等亦思先代
流傳良法可守仍集合都之民大興開渠之利且又
疏通紅橋渠一道本都二村溉田約十五頃賢等上
分使水焉允若此則豐凶有賴亢旱有資西平真爲
文邑之利藪矣斯民之迪德而善良者肇自此哉勒
文於碑以爲千百禩法繩之不朽云 正德十一年
歲次丙子六月十有九日遺囑

重修河南廟記

文水縣治迤南五里鄉名樂村卽古西河地也乃隱
泉之所經泉流至是而澄清可濯故名曰清泉此地
有茂林修竹三賢行樂之區臨流之上有河東公廟
在焉考之碑誌自元延祐中鄉官知宿遷縣事韓達

葦重修者迄今二十餘季廟爲風雨所壞幾毀神位鄉人韓克禮志欲新之大惧不任乃議諸鄉耆老郭已倉武真等僉曰此爲盛舉咸懼趨之卽日計諸工料之費各出百緡旬日間財物之入川委雲集度可舉事遂召工儻功於正德癸酉五月興工不期季而廟成正殿五楹巍狀雄峙東西廊各五楹壯麗可觀與夫覆角亭閣樂樓門屋煥狀一新四壁垣墉儼若虹貫環連臺榭丹墀甃以磚石像貌輝煌金光耀目盛舉落成不可無誌以詔來者克禮輦相與請記僕

謝不敢當請愈堅乃歛衽復曰卜公商衛人也以篤實之資爲生知之亞從遊聖門卒承其緒道分一體名登四科自陳蔡睽違道喪文弊公不樂仕進志在山水退隱於西河之上此其地也見其猷水泌水還逸於左雙峯陶嶽雄峙於右秀爽殊盛遂結廬於陶山之麓不踰歲民去其陋石窟之虎渡河而北盤紆之泉洿泮之東澆灌民田三十餘疇西河之民大蒙其德文侯師事公公告以大中之道魏稱大治嘗泰山頽梁木萎宣尼殂落公心喪終制及至河津公亦

遂逝當待行輦感公之賢卜窆于新豐之墟而大塋
焉西河之民感之深而思之切議爲公宅以爲祠歲
時報告但以鄉社禮儀追漢永平中以太宰幸闕里
祭七十二賢封公號公得河東公之謚名牧祀典西
河之來此各卽其地而廟之而清泉居其一焉歷漢
唐晉宋代將三千季來廟食於此歲時祭享不減於
初凡水旱疾疫有禱必應公之靈在天者如水在地
中無時而不在焉公之盛德大勲書之不盡言圖不
盡意相與俯仰道通萬世是爲記 正德二十二季

季冬十二日立

重修廟學記

修撰 康海 狀元

文水廟學古昔與邑建於東河之上宋元符間邑人
避水患而并遷於西山之下更歷金元迄今不易其
地我朝列聖迭興命官分治其間賢令體上意重修
粉飾者固有其人狀基址狹隘規模淺陋兼季遠而
垣宇傾圯棟梁榱桷撓敗摧折不足以安棲神靈養
育士子成化二十一年夏陝西朝邑劉公諱文奎者
來知是縣謁廟之後喟狀曰學較者風化之原賢才

之所出也今頽弛若是而科目頓困我有司不無憊也於是計其木工金石之費徵積期季而後備越治元季秋始經營之廣其舊基宏其前規創建大成殿五楹巍峩嚴整兩廡三十四楹楠麗方繞戟門三楹開閣閎深櫺星門三楹雄偉壯觀四圍垣墉磚石甃備皆飾以金漆丹堊繪以五綵文藻儼狀辟雍泮宮之制度也其聖賢之像損壞者粧其貌壁圖者造其形顛狀足起後之景仰又建明倫堂五楹東西齋各五楹庖庫廩庖各三楹及講肄之位師儒之室亦皆整飾完美厥功旣成科目斯振其中鄉試登黃甲若解汝馮憲柳寨者相聯而第將來才俊袞袞輩出皆公興學作養之力也四季公以德政擢中臺御史肅清百僚赫肱有聲起遷兗州府太守其學師生感公之績恐後而湮晦立石以記之俾傳於永遠患其無力十五季秋濟寧劉侯鉉來知是縣與謀其事侯輒允諾遂命教諭邊涇執幣於京求文以載其功予謂公之績雖在於廟學之重新公之心則在於士子得養以爲國家用也養之以詩易書春秋禮記之文

隆之以道德仁義忠信之教夫其偏而歸於正革其
習而化於中又在於教者學者之裁制自省也况文陽
土俗風氣淳厚剛勁士之生於其地者皆英才之翹
楚苟得其養則強毅奮發以道德自立以功名自建
濟濟乎爲皇朝之美士若養之無其節自養悖其道
味夫所造或染於氣習而壞其美質或流於剛惡而
越乎禮義者未必皆無也此劉公體朝廷修學之盛
意深有望於教養之得人焉

重修魏公卜子夏廟記

提學許讚

農

文水古魏地子夏衛人相傳居文水所謂退老西河
者此歟今遺蹟有商山有隱唐洞山左舊有子夏廟
先吏於邑者弗飭典禮鄉士民或罔究古遂有后土
福神二祠夾廟左右每歲成居人結社割羔豚享祀
三廟羅拜獻觴競奏俗樂益有子夏所謂及優侏儻
優雜子女者矣正德己卯憲副林慮馬君卿督學過
見而嘆之謂大壞禮制欲撤左右祠像以祀田子方
段干木及增其門觀垣廡以示崇尚具言於巡撫大
都憲平谷張公檜巡按大侍御莆田周公宣鈞陽任

公洛咸是之巡按大侍御西蜀張公鵬合肥沈公俊
金臺張公英相繼至共速其成迺命知縣包得仁教
諭孫述先李言輩撤舊增新去淫祀禁正祀悉如初
議高其周垣理其棟宇歲餘工訖廟南向三各三間
左右廡及明各五間明煥。廠頓加於前每春秋仲
縣長吏率師生式陳明祀讀祝飲福悉遵禮度鄉人
茲觀于廟貌曰是何尊敬嚴肅無猥褻也或觀于禮
儀曰是何輯寂整齊無聚譁也學之士又曰吾輩觀
於廟之未改久矣何相遂其非以至于今乎既而遠

近感悅後贛繼督學得仁以記誦夫記以紀往示後
子夏孔門高第四科見稱請演文學義以記廟碑夫
堯典肇文說命明學道具於人心文以暢之學以致
之上古之文見于事爲中古之文由內以達外始顯
于著作後世之文逐外以忘內獨騁於聲句子夏篤
信謹守而乃以文學名先儒又謂其言將使人廢學
不無疑焉夫親賢遠色忠孝以信性分內事亦具
備矣未至者不可不學已至者卽此是學子夏之言
何弊之有且文謂之章言有章末也行有章本也學

謂之覺知有餘偏也行有餘全也三十之徒孰非文學士乎獨稱子夏者以其近裏篤實得爲學之本末而孔子猶以小人爲儒戒之後世道義未聞行檢多矣者徒記醜以爲博立異以爲高騁研以爲奇書尺寸之簡謂之文工口耳之習謂之學其去道遠矣於此益可以知子夏哉若田子方段干木皆得子夏學其行雖未盡合中道至于潔身守己亦不可以并守而血食茲土情文允愜矣夫晉魏自三賢後學如楊雄王通守如周黨郭林宗者不一而足皆可謂聞先

哲而自奮者學者欲至聖人之中道又豈可以文學爲末務而自畫乎又豈可負今日崇尚作興之意乎自古聖賢立言講學作事建功黜邪崇正乃其大槩今日之舉其得四者之槩乎讚以是質於方伯胡君鏡揚君惟康憲使孫君修大叅劉君澤李君元憲副秦君偉袁君賓馬君應祥少叅王君承祥許君雲鵬食憲尹君京金君鯉谷君高張君文魁喬君岱僉曰允若是遂書以記之嘉靖元年歲次壬午正月壬寅丁句吉旦

重修縣治記

進士郭廷冕 邑人

前嘉靖二季夏五月中山李公奉命來知文水時邑堂第傾頽不蔽風雨越二歲九月中山公集工聚材構堂五楹左有廳邑幕長清李公營之右有廳邑判簿岐山孟公營之厥後曰藏府厥前曰社倉皆中山公改創也邑丞通州曾公嘗以公委不在且專力城工故不及是時維五季例應朝覲中山公以績最南遷復得鄜州社公宰邑政通人和上下相得嘗嘉三公之舉歆底厥成以六季十月之暇興事繼工內營

六曹吏房十有八楹外由明亭旌善亭各成三楹迄今季三月厥工告就數十季廢墜一時成偉觀矣事既竣邑士民咸請勒石公遜弗居適牧民忠告碑者立於成化十有一季前人之述甚備於是季四月夜為烈風摧折義當復立公因請命余為記嗚呼碑之立也不仆於邑治傾廢之時而仆於土木落成之旣雖物數使狀意者天監有在不歆沒群公之績而使彰其忠牧也耶夫忠盡已之謂也專於尊主牧惠愛之義也主於庇民忠非一端凡補於上皆忠也牧非

一事凡益于下皆收也今觀我邑勝舉工之營度分于四公時之先後僅及五歲或修廢補墜仍厥舊規或革故鼎新厥制作勤勤營止懇懇協心其視爲家計者不及國玩日月以苟延者不侔矣非忠也夫狀其舉也或設法區處無損於民或籍材斲用不傷其財佚以使民與民宜之均以分功民自趨之其視儼公事以剝下使民視爲陷阱者不侔矣又何失爲收焉此一事之舉有二善之集以之附于牧民忠告允乎宜矣使因是成益勵忠牧之政則後世之下斯民德斯政也目若舉也安知不有其棠之遺詠耶余忝治下樂于仰成謹陳顛末記碑于左且爲繼膺忠牧者勸云

創修教場記

舉人張鳳翔邑人

古者寓兵於農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行則爲五兩卒旅之衆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將無詘兵之患民無饋兵之擾我朝民壯之設其昉諸此乎余邑有民兵三百居常訓練以備不虞第自有民兵以來而無講武之地蓋闕務也前此職操練者每卽民間地比藝較

射往來馳騁甚至蹂踐禾稼居民苦之迨嘉靖四年
秋九月典史長清李公紀贊政之暇董理民兵喟然
曰兵以養而足以練而精今演武而非其地匪直無
以練兵抑亦有屬於民且萬一有警緩急不能時其
操備殆非爲兵民長久計也遂白於知縣李潮因請
於當道乃卜於城北一里許募民田之願賣者增值
償之共置地三十畝南北一百八十步東西四十步
周圍築以垣墻墻下植柳二百八十餘株北構演武
亭三楹南建門房三楹廳左崇臺以樹旗門外豎牌

以標額其地價銀若干兩磚瓦木石若干兩皆公議
法措置上不動支官藏下不取諸民需不三月而厥
工告成由是大加簡閱而可以卽戎矣又於邑庠明
倫堂後東西各建號房九楹俾士子講習有地而絃
誦不輟矣縣治東建幕廳三楹公廨樓一間開柵舖
舍一十四間木石工價亦皆區處板築之勞民樂趨
事群工旣落本學訓導田公璉尹公卿生員王天爵
等以爲斯舉也不可民沒請勒諸石以垂不朽徵余
爲記以爲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公之修學較而文治

興立教場而武事備公解舖舍煥然聿新非有爲者
能若是耶惜乎仕小不足以稱其才祿薄不足以酬
其勞而涖任之未久也使公久于其任則興治補歲
幹濟豈可量哉俾嗣是職者因而葺之薪木毋爲人
所毀傷樹木毋爲人所折伐則今日之創造永爲演
武之地將與吾邑而並隆矣斯記也一則爲李公嘉
一則爲後來者勸今將地主四至勒諸碑陰毋使爲
豪強者所侵奪云嘉靖七年歲次戊子冬十二月
旦

建山姑錫雨記

武 恕 邑人

竊以惟德動神惟神眷德而神人感應之理信不可
誣粵稽蓐衣草姑聖蹟詳於石室山碑文謂姑乃汾
陽西河人也居洪哲里幼敦幽閑貞靜之德識者以
女聖稱焉及聘當里魏氏之族每孝養舅姑之暇輒
修厥善不倦不五載嘉遯於汾陽西嶺號黃芦山名
石室蓐衣草履修煉真性幾半載魏聞知乃率家人
親詣冀請歸之姑乃托石壁而入惟有聖手痕存焉
厥後顯聖像出朶乳泉暨五色蛾飛集群民感其靈

德凡遇旱祈禱靡不獲應建廟設像用報神休此石
室原文云耳我文邑地之相去一百餘里邑東北昇
泉都名桑村有姑正殿五楹飾用金漆繪以文藻煥
巍峩之形儼如在之勢考創建未詳何時究重建洪
武季也殿前有門門傍有石室殿內繪閣嚴偉門外
豎牌壯觀皆正德季署印尹君黨之四圍垣墉完美
悉因遇旱禱雨有應而成至嘉靖庚申歲驕陽肆虐
井澤不霑茲里李公朝宦因與里李益張元真張朝
德謙之云方今旱魃爲災至孟秋有七日嘉禾拈福

黎民洵洵如有憂人之念必不愆也常聞徃季遇旱
乃祖親詣石室山拜取聖水曾霈澤焉諸公效前事
否乎三人僉曰此夙心也于是翌日齋潔易常服備
資糧同心力乞給帖文詣石室謁姑之廟而祝之曰
天時作侈民不聊生願祈有神大霈甘霖蒸民旣粒
刻石以記辭畢遂求聖水肩聖像而來時陝西高陵
慶庵趙文運適丞是邑聞其事率所屬出郭迎拜道
旁復俱謁廟因請邑庠高生獮讓王生愷張生松馬
生義贊禮畢俄頃山川出雲微風翁而條不鳴輕雷

動而霖乃作若近若遠既霑既足重生草木之花踵
見豐登之慶百姓歡忻一辭頌美有省祭官李應乾
竝父老高公子安子朕馬公孟奎喜其徵驗因偕朝
宦見省官朝寵次朝賓朝官暨庠彥弟朝問侄如桂
攀躋急詣姑之廟而謂朝宦等曰甘雨之錫民之福
也朕一兩三日是誰之力朝宦等歸之慶翁翁聞而
辭之乃歸之靈德裒僉曰是也昔蘇子以喜雨名亭
重民樂示不忘也今禱雨既應其可忘耶朝宦等以
前願對即日輸金求工石以畢厥願因屬余文余惟
以天地之大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之明也以其
無所不照臨姑之靈德其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盡日
月之所照臨而無所不寓者乎是以凡有所往于彼
山可也求諸此祠亦可也先儒所謂有誠則有其神
者此也名執于彼山此禮哉記于石碑俾後之君子
攷厥始末知千萬世求爲大有之季享樂利之福者
在此矣嘉靖三十九季秋八月立

重修清源妙道真君廟記

孫榮先 邑人

神廟建于民間者矣必功德顯著靈應昭彰朕後可

以垂之于不朽異世之人思其德也深故其奉祀也
敬仰其威也誠故其假廟也慎知此庶可以知茲廟
悠久而華麗者乃人心不泯之天理自朕之感應也
謹按搜神記神姓趙名昱隋人也從道士李珣隱青
城山中場帝知其賢拜爲嘉州太守郡左冷源二河
內有犍爲老蛟春夏作害其水泛漲漂蕩民不勝其
患神大怒于五月間設舟船率勇士集萬民夾江鼓
譟聲震天地神右手持刃入水而斬其蛟須臾水勢
奔騰盡赤左手持蛟首而出害遂息焉從公入水者
七人卽七聖是也時季二十六矣隋末天下大亂棄
官隱去莫知所終後嘉江水溢蜀人見青霧中乘白
馬引數人鷹犬彈弓宛如獵者從波面而過乃神也
民感其德立祠于灌口奉祀焉俗曰灌口二郎神唐
太宗封爲勇將軍明皇幸蜀陰有扈畢之功加爲赤
城王宋真宗朝益卒大亂張詠入蜀治之求助于神
祠果克奏請尊號曰清源妙道真君考神始末其處
以道者貞也其出以禮者義也爲民除害不顧其身
者忠也知亂卽去而不戀其祿者智也禦災捍患而

數昭其功者仁也爲君靖難而默應其所者靈也出處正明公業丕顯神應不爽爲良士爲賢臣爲明神其妥廟血食以垂之于廣且久者于理不亦宜乎祀典曰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祀之噫天下之民猶嘉之民也天下之害猶嘉之害也神之明見猶日月之照臨無所往而不至也數歲以來吾邑盜賊水害無至于甚者安知非神默佑之功耶邑人仰思無以爲報故飾廟以大其觀應時以崇夫祀蓋遵古禮而聯俗心也聚人之精神以格神明之精神祀典又何嫌焉茲廟創建不知何始遺址原在善治坊小巷衝口洪武二十季匾號爲靈顯真君永樂二十二季陝西靈台縣首祭官于海捐貲修飾萬厯十五季鄉老嚴文鼎張綱等重修樂樓歌舞以獻歲祭無何物以久頽象以遠敝鄉老嚴文周張綱白廷賓暨庠生嚴祥輩尚義崇禮咸奮悽慘之誠心竭手足之勤力招邑中從善之人集四方義貢之物襲舊址而高大其材木補缺畧而維新其氣象視前爲改觀焉正殿三楹左右有耳房東西廊各三楹樂樓三楹二複道周迴

咸虛明焉堦下西厨亦各三楹明臺角路無不整潔
高垣繚繞于四壁黜堊照耀金壁輝煌誠孝享之假
廟也工肇于嘉靖三十八季落成于四十四季四月
望焉嗚呼事起于協義者效順自極于同心工出于
由衷者成就自臻于莊麗神明妙陰感之道人心速
默順之機後之歷斯地者謁神之廟仰神之威思神
之德治民者孰能已其興利除害之心自治者孰敢
枉其進禮退義之節忠臣良士咸聞風而起植也諸
公建廟之功豈小小哉其視夫庸心乎淫祀勞力于
巫鬼相去又何遠耶今當事埃敢肆謬言以勒于石
以表神之幽光以彰鄉耆之好義若夫輸財獻功之
輩俾錄碑陰茲不及識嘉靖四十四季乙丑孟夏立

洪勝寺記

縣令 李學詩 吳安

文邑西北距縣三十里有山曰熊耳以類狀因名焉
其山峭狀壁立高超漢斗二水環帶于東流三峯排
戟于西峙南則連亘商峯北則遙齊狐嶺乃西晉名
山也山脇有古刹名曰洪勝諺因山名多呼爲熊耳
寺寺外松栢森森焉崗巒疊疊焉佛前有牡丹一株

不資灌溉穿石而生其花艷冶不類凡種馨香襲人
萼噴之期遠近士女不憚峭嶮之勞登賞者輻輳而
至俗傳仙植諒成狀矣其他異卉有難枚舉寺之創
蹟遠無所徵歷稽宋元暨明悉皆因之國初時本寺
周圍山木與內之堪墾地均俱爲常住屬業其記寓
如葉師靈塔竝祭棹之下自師圓寂後不審所謂乃
盡靡不繼強暴者侵占之故耶在昔盛時是寺雖經
增修狀歸于民間毋亦僧之崩其基址佛宇猶云慕
爾正德六年住山道祥與其徒德雲來自石匣以葺
非爲已任其再造間厥今規制始旣而德雲歆嗣復
獲物適記石多剥落不稽乃用價銀若干兩于徐北
都周來等處回買山地土分前業仍爲寺有隨帶夏
秋稅八斗四升有奇今有券籍可稽其釋緒之肇造
僧裔之蕃行悉本諸此迄今嘉靖癸亥間殆六十有
禩於茲矣狀歲深屋老瞿曇殿等又皆傾圮不治余
自甲子下第來以卒業故抵此旣喜其風景之殊常
復慨是梵宮之零替每與寺僧議及營葺連值凶荒
改作不果越明年秋九月鄉叟劉吉周萬粟成廷

保

志歆新之。于是各捐貲不一，爲衆所倡。寺僧明慶直興等亦各處募緣，恪恭乃事，得粟帛銀兩有差，構材僦工，撤腐還新。曩者規模于今，再見矣。經始于嘉靖乙丑，落成于己巳。且於孟夏念五日，時當賞花之期，老僧明喜會集縉紳士民，大作佛事，以慶共丐文珠石，以記其績焉。夫事出于奉佛，固識者之所不齒，然其爲世道關涉者甚多，君子亦不可置之泯泯已也。蓋我文邑之風運不無賴于熊山之形勝，而其山景之盛衰實係是寺之隆替。今寺之懷僧者旣飭，則之守山者益堅。松栢母爲人所折，牡丹母爲人所折，異卉母爲人所覲，竊焉由是麓。在不窮于濯濯山液，日凝于淵淵厚完光嶽于間氣。鍾毓賢哲之靈秀，所謂地靈則人傑者，不于此乎致耶？先正曰：近道莫如靜，洪刹塵囂不染，乃其地也。業舉者寄此誦讀焉，則一真不雜，萬慮皆融，可以蓄莘野養盛之猷，造南陽卧龍之蘊。撫景者于此登臨焉，則坐茂林以盤桓，挹靈光以吟賞，可以徂曾點舞雩之趣，罄仁人好樂之襟。爲緇教之一端，寓名教之四美，勒之貞石，用彰不

朽允乎宜矣余爲此深幸而樂道之其奉佛之說不
與焉若則夫前地四至則與群作佛事者姓名並載
之碑陰以爲守寺者之所照鑑使後之豪強者再不
得以侵奪云隆慶三年夏立

新建文新舖

澤州知州許維新

文水負晉陽百里而踰耳冠蓋往來宜有中道授餐
之所舊餐於西南十里永安聚聚汾境也候人至而
假舖卽十里如假他鄉噐其水薪之費倍而餐不稱
也卽無論餽厨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直令過使

榜腹飲恨往而文水候人已倍費矣且自邑至永安
無他聚禾稼菴菴望也其中多肅聚偷費者先是
大中丞檄郡縣多爲鄉亭以弥盜便行人卒莫有先
應者今令文君治文水縣之三年力振諸廢乃略地
於此而卜築焉地易諸民某爲畝若干市諸僧某爲
畝若干值取諸餘餼爲數若干宿舍三楹東厨西吏
舍稱之廳事三楹東西厨役舍稱之門兩掖以肅出
入周以繚垣凡室與垣其壯如家自爲巽隅斗室則
邑員候費使止焉門前列室十一楹以貯遞卒典掃

除諸器具不移諸邑而備額著之卽薪米無不預設
凡賓使卽偶夜至迺平啓戶如歸也材木工費總若
千皆緩餘或以罰小罪操作無滲費亦不干諸帑以
三旬竣東隣梵宇諸僧足遊撒西以餘地假民自爲
室不取其值以興來者來者已種種幾成聚由是餐
者省倍費而懽過客益道塞矣許維新曰余觀單襄
公之論陳也則館餐晏矣乎漢置亭長爲盜計詳矣
顧今之吏不易作事也下咸以工役收不肖之利而
上亦以興作持下而人細人之說則中人因而阻焉
過使亦以他道取說不至面斥辱盜賊以哀止相蒙
不至失其橐甲裝則姑苟且且莫去孰肯冒不趨而
爲後世計利也餘不奉中丞檄平濩澤之費亦多矣
厭朕在苟且之列莫能先發余以秋滿來此愧文君
之三季矣文君此爲館客而陰制盜耳卒不以聞
中丞收應命之利也方余來時美西河之士問其北
秀而峭者子夏山也徘徊不能去頃之則雨至而河
出諸康衢余與僕夫漂而幾死也昏投諸館中飽而
高枕雨水益至回思非文君之賜則雖欲至永安逃

諸龍流何繇哉由此言之枵腹與竊貲尚未足言也
此山此水與此道始終也文君之計遠矣爰感而記
之萬曆二十一年十月立

文公祠堂說

藍田知縣李喬邑人

昔者余遊藥王廟祭揖衆神已而過南廊簷下見一
像面貌冠服恂恂狀與衆神不類余怪而問其旁曰
此爲誰曰先任縣尹文父母之像也孰與塑之曰士
民有德之人某某爲之也曰行德政而致是事且得
與諸神侍乎曰泣任清謹崇尚包容不計人之細過

馭下以寬米粟衣物捐俸自易拘召母擾鄉曲裁革
幫馬毡氈申置公署器皿以甦里甲創建文新鋪舍
以便迎接講聖諭以彰風教有功人後給予冠帶累
季積粟速與完銷冬則舍皮裘以恤貧寒夏則禱雨
澤而濟荒旱以至嚴保甲防盜賊招流亡修葺廟宇
之類難以悉舉于今增秩府倅調任嵐縣去之後民
思之故爲建祠塑像蓋曰見其像如見其人狀余聞
之大悅昔鄧攸牽舟興歌羊祐峴山墮淚竊嘗疑于
是今以文公觀之世果有此事嗚呼豈非所謂民心

至愚而神可以德感者乎故爲之說以諗夫後之爲民父母者俾知所勗焉公諱養浩字希孟號克宇陝西耀州人也萬曆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夏六月立

南武都增修子夏廟碑記

刑部馬斯和
河南
株陵

余憶昔宰大陵之明季閱邑志知子夏故廬在城之西南山下遺址雖蕪猶有廟祀余往謁之見其秋隘無足以儲香燭而展瞻禮每謂邑人曰邑之淫祀不爲少矣而先賢之祀頽簡陋不足觀何也居無何有省祭官成聯輝於南武都子夏廟率衆廓舊制而新之亦捐俸助之再閱替而廟成余已去各索予爲記予夙宰邑者也有化民之責焉寧忍以其去而忘之夫化民者導其趨猶治水者導其下也大陵之風好凌競而嗜鬪乃篤信先賢而崇祀之母亦趨善之機乎遂進邑人而語之曰爾以子夏居文學之科將毋謂其柔荏而無以自立乎昔衛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悁悁杖劍疾呼衆咸畏之子夏三挫之曰子蓋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也君子之所惡也靈公避席而謝夫子夏之在孔門不嘗序詩傳

易乎稽古志禮乎孔子不嘗屬其傳春秋乎是遠遠
文學之選匪虛也而其勇若是朕則士不揉其血氣
亦何以剛強凌兢爲乎今而後試思西河之民其搃
搃而居者今猶古也先賢之流風餘韻所爲摸範當
季而式垂來禩者依依如在也入其廟焉而欽禮之
還顧之景行之母徒爲扶劍疾呼之習所染而化也
夫是之謂崇祀者之本意也不然而徒貌崇之心去
之則雖牲帛在陳俎豆在列鐘鼓在懸祝史陳信神
有吐之耳矣大陵之境土木偶而焚且供者固不
也亦何以祀子夏爲哉余與大陵之民有提誘之責
爲是不揣踈愚而就其所趨者以導之蓋有厚望焉
而非徒以祀歲月已也廟經始於甲寅之春落成於
丙辰之夏正殿三楹翼室六楹獻殿三楹鐘鼓樂舞
樓各一座牌坊一座蓋較昔大備矣萬曆四十二年
戊午孟秋立

邑侯郭公永思碑記

縣令馬斯和

公去文陽垂四十季矣而何以思惟思以四十季而
後其思永而後其情真而後知不朽之精尚沁乎未

泯之臆深心之感亦信於覲面之炙也蓋予已酉冬
曾夢歸朕城郭有若始創而修髯君子與相揖讓焉
及至文陽東闈徘徊城郭依依夢中景甚訝也且徐
思古君子有功德於民報以血食志思也醫宗何人設
此金湯永固吾圍而不聞尸而祝社而稷乎問之父
老愀然曰有請焉而當事不俞也又問之鄉紳士群
朕曰屢轉請焉而當事不俞且疑也問何以不俞曰
力不能使之俞也問其人則曰此吾侯郭公之所爲
築問何以築則俛首泣下曰曩穆廟初三闕失守地
人擁數萬衆乘虛搗入焚蕩我廬舍蹂躪我人民由
三闕而南抵石臨掠西河折而北至文陽是時也燹
煙彌空殍骨彌野文以蕞爾邑覆土之壘民無固志
幸彼以深入饜飽之餘歸心方切無意環攻而偶免
于屠慘朕岌岌乎危矣侯至慨然曰城盛也敗壘之
厄不容勺水奈何以蓬蓬短垣跛羊遊之而億萬生
齒相恃爲命大陵去邊幾百里可幸長無事哉于是
據土壘而甕之糾工經費不數月而落成官不煩里
不擾所堞凡若干雉若干焉夫事艱勞先功難慮始

而獨力爲決俾千載頽敝頓成保障非仁人之有長
慮誰其任驚民之怨而不幸旦夕用虞得代去爲快
哉蓋公之爲邑者善政也息訟弭盜迪士和民種種
俾益指不勝屈擢爲名御史首抑權貴朝紳咋舌于
批鱗而曰羨名實嚴公私酌用舍審進退累數千言
猶爲浹茲訐謾其在關中洮河之役以單騎拒敵奮
不顧身敵竟沮潰至滇南又修河壩完海田理冤獄
出輕繫平反甚重全活甚多令嗣伯均登成進士方
樹駿流鴻咸以爲善人報施之應云斯和曰智者有
作愚者享焉賢者有躬不肖者因焉微先生設天險
以重藩籬桴鼓不鳴烽火未耀恐吾寢之不寔枕也
夢寐之感垂四十季而動神乎人乎勲業之所肇造
精意之所往來不忘乎予豈忘文民哉予獨怪父老
縉紳士之所謂力不能使俞也夫力不能使之俞力
使之則俞矣公義不以人心而以力謂吾民何吾有
所感且有所憤也故爲之作記亦以抒人心之永思
而已矣予何力之有焉公諱宗賢字一甫別號養虛
直隸邯鄲人由鄉進士至太僕寺少卿

縣丞趙公遺愛碑記

縣令劉弘化

嘗讀史而至何武之去思宋璟之請禁立遺愛碑也
益兩重之乃今世之去思碑亦何孱孱相望哉倘亦
有尊官貴人之思乎至于一邑之貳易世之後而去
德彌永思德彌深如文陽丞趙公者是真可勒諸石
也文陽故巖邑丞又秩卑冗無所見短長卽居恒按
故事拱手受成猶不能忘生得失焉况乎卒當敵也
公又起明經非如嘔茵小史素諳赤白囊者宜不習
兵乃敵殘石州奄忽至境上而公獨以身當之而又
非有一成之旅數日之糧武庫之兵足爲因仍蹈藉
也使市人以持兵因假貸以供餉執朽鈍以當鋒而
善用所短斯已竒矣甚至增竈徙薪皆應繩墨而後
容兵無遏志我徒有固心合力禦之敵不敢薄城下
已又爲之吊死扶傷掩骼埋胔牙遺之弱息待而舉
火者幾何人鈞金束矢之入其可振鹵掠之家者又
幾何也卒又爲之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問宜修
而不宜修者故何視徵其受政者躬秩其不勉者而
後不滿歲而告成功無不可以益地守也迄今生齒

完聚環雉堞而有寧宇者誰非公之精神所再造哉
且計曩歲之呱呱恃館糜爲乳哺者今且白首老矣
上其先人人壙亦旣墓木拱而識其處矣其謳吟歌
頌公四十五季如一日也固也豈惟四十五季雖千
百世不忘可知也若夫槐蔭婆娑其後之人已有應
臚唱之卿雲者公所自有余不敢以佞舌代文陽人
之樸衷且亦非今馬侯所以從民望而勒石意也公
名禧以明經薦爲山東之益都人頌曰在昔武
興封豕窺之莫敢嚮邇公于是時慷慨戎行實執鞭
弭拊循還定士至如歸民忘其燬休養迄今生齒且
蕃以趙名字不朽之恩勒諸貞氓永勿諼矣

永賴渠碑記

戶部郎中王在臺邑人

永賴渠者米公初濬文峪河水而引之入城也夫今
日何動爲夫以開渠渠開於二十里之遙不知費幾
許周折亦惡在其永賴爲按文峪河出峽潑迴其勢
騰湧莫禦其流遷徙靡常春夏可資灌溉而秋水澎
湃滄沒恒多益利害參焉者公蚤已悉其情形矣重
以旱魃爲災比歲不登公目擊心恫思浚一渠爲挾

荒計會直指使與除之檄下于是相形度勢鑿石構
虹起峪口而歷龍泉并西山以漸北郭躬督荷鍤之
民刻日省工人既可以勝天山自得與澤平所過峻
嶺孤峯沛若建瓴而下北郊近渠者灌田得若干頃
而日引日長經城達泮環內外成活潑潑地形家曰
文運自此興矣夫地無肥脊得水則腴斯文興廢機
由人轉士若民歡呼忭舞謂此舉議且百季矍矍縮
縮微公不克就相與走白上台以彰其盛事請上台
輟朕命勒石毋亦爲人情易玩法久必弊今渠工竣

矣保無沙磧之壅淤乎渠利普矣保無豪強之侵漁
乎上怵慮彌殷公憂心轉切問誰繼疏濬有申明憲
冊在問誰戢豪奸有分派印籍在更于固堤之處多
其植仍于受挑之地蠲其租而拮据不遺餘力有是
哉公之苦心挾水之潤以成利卽分水之勢以遠害
姑不問風氣頓改人文于焉蔚起群而食地德飽天
和歌河伯之躍靈者誦公之義不衰斯渠之所爲永
賴乎是役也經始于朱明四月落成于暮收九月上
不動官帑下不損民財大約出公之設處者什九而

士紳微佐不及時余涇濡田疇之植瞻依衆人之母
覩逝者之如斯羨澤長之文水故記之以告後之樂
樂利利者知功之有所歸耳

賢馬都勝義庵碑記

進士郭鼎鉉 邑人

益聞輝流西域傳貝葉之文嘉入漢廷現範金之像
由是法雨祥雲彌綸大地瓊宮梵宇鱗比名山狀溯
厥源流精研教旨不過忍嗜節愆福世濟人憂歸于
義而已矣故先儒之言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孔周
孔周生西方設教如釋迦至哉斯言開愚智之心曾

以佐聖賢教化之所不及爲功于世最爲功近而廣
夫此卽武公以勝義名庵之意乎武公名護國賦姿
瑋異秉性良慈幼好禪修長懷恢願仰給孤之高躅
每思龍獻神基慈寶地之荒蕪擬錫飛名麓偶爾
浮萍滄海壯遊于虹市蜃樓繼而羈蹟異邦擁貲於
雕題鑿齒時同賈善士高麟德等欽白雪之剛腸慕
高雲之雅誼交以子母掛帆先歸武公季諾旣矢於
前趙蘇隨完於後此何殊掛劍之英風劇孟之偉槩
哉同賈繼曰揮金爲贈武公義不敢受情不能辭卽

以其金微貴微賤于數季間爲鳩工備材之積卜基
于文水縣之南馬村首立山門次茶房五楹中大殿
祀三元大帝後無椽椳崇奉觀音大士上又蓋西房
三聖閣爲朝焚修之地左右禪房俱三楹又置田三
十畝零以供香火是役也于順治乙未經其始康熙
癸卯落其成其費千有餘金募助者不過十之二餘
皆武公傾橐而樂成者也余因而有感焉今天下嗜
利若飴趨險如驚誰肯破貪吝心栖息淨土修緝禪
林獨我武公行業淳修捐貲締造豈持括乾竺氏之
宗風殆武公之自爲寫照乎今武公功標銅柱影繪
凌煙所以食義之報者獲福無量而二三禪悅之徒
薰修有地亦頌名思義毋負武公之雅志哉與武公
交因樂爲之記

龍王山龍王廟增修碑記

郭超宗

文邑距城七里許四山疊出恍列翠屏山之腰有古
龍王廟俯臨溪谷叢栢環羅風雨之晨烟霏霧凝如有
神靈出沒其間少折而西蜿蜒十武有泉一泓由石
罅流出冽而其雖秀麗不及雁蕩曲折弗比武夷狀

而西來爽氣豁人眉宇時值隆平恒有隱君子寄傲
焉若夫中天令節重九登高不減龍山落帽時歲丙
申明府劉公諱乃桂治文之明季祝融肆毒自春正
月不雨至於夏五月續首之歌遍野十千之望空懸
公迺惻然撒蓋棄輿禱諸神祠已至龍王廟齋沐竭
誠禱未幾而甘澍被畝桑林自責響應不過如斯蓋
公之蒞余邑也修城垣也而保障屹立葺學宮也而
膠庠鼎新且子衿蒙棫樸之化百姓興孔邇之歌琴
鶴之風不謂再見於今日也觀里人之誣曰通神明
曰祝長生其與古輿人之誦同出一轍是以精誠
格 穹如師曠三奏而風雨驟集鄒符吹律而陽和
協應噫公之績茂矣澤溥矣迺明府不有而歸之龍
神行且捐俸增創樂樓台閣用事神明鄉人感茲義
舉輸捨若流落成日閭記於余余曰樂樓之制其事
近戲若之何爲此也雖狀亦有說順天地之體成萬
物之性者莫善乎樂鈞天廣奏太清作矣又况崇祀
有歌祝頌有詩三百篇甚離離也哉樓亦古禮之遺
乎至廟之東徧蹬道峻嶒拾級而上有亭翼狀懸崖

千尺雄風入座慄慄乎其不可留也手摘星辰殆謂
是與吾由是而重有感焉士人方布衣蔬食恒籍口
以天地民物爲已任及一旦釋褐牧民又易其平時
之守草管民命魚肉生靈不知身居人上一念之公私
恒與鬼神之禍福相隨而百姓視此爲休戚爲民父
母蓋若斯之重且難也可弗慎與後之人登斯山也
覩斯記也知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輔凡龍神之霖
雨降康胥我明府之濡潤攸渥也且將與蔽芾之棠
歌咏德澤於不衰
順治十五年戊戌孟夏立

重修吊橋碑記

陳明廷

僕至文邑已數載凡舉動苟合于時苟便于民則無
不歆爲雖才不能卽爲力不能優爲必期勉從事
最好爲是興工動役之舉哉勞于暫而逸于久無非
與民休息之至意也本邑南門外吊橋傾頽已久時
雨至輒流爲渠卽水涸而地勢不平行路之艱莫此
爲甚竊歆修整之但念工程浩大卽捐微俸豈堪勝
任爰請之正堂傳捐貲以給而紳衿商賈慨狀樂助
焉于以共襄厥事庶功成之後興作往來非敢曰每

大而悅之也聊以期其合于時便于民為後之樂樂
利利者與為謀始云耳康熙歲次壬子仲秋記

